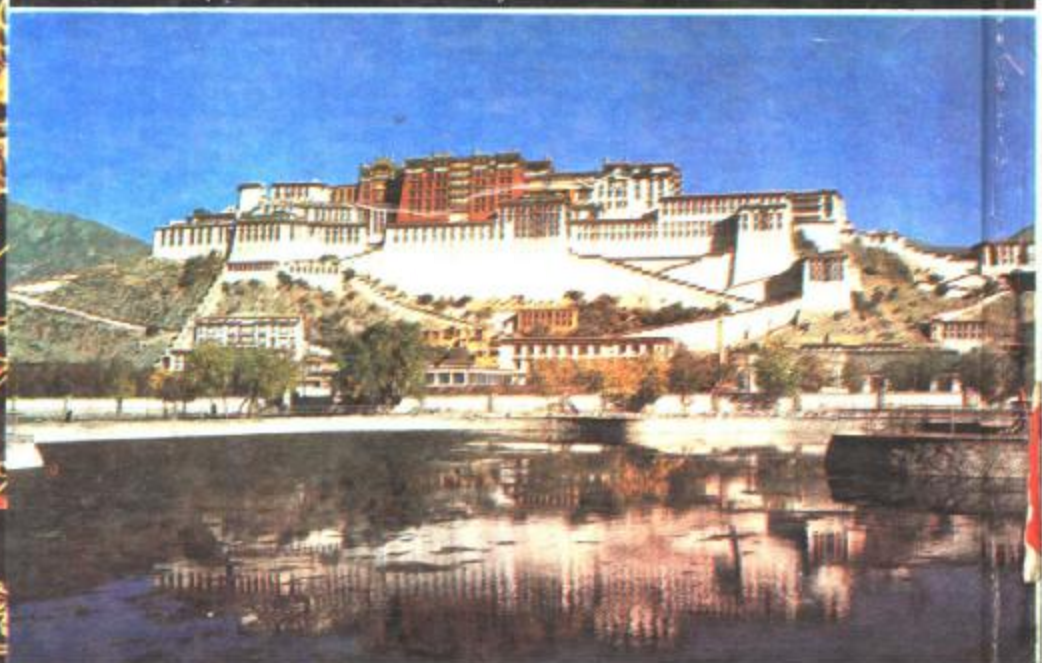


神祕 西藏

2
歷史·宗教



神祕西藏2 歷史·宗教

序

佛陀微旨，傳意藏土，從此，蓮化大地，緣住西藏。

這個把信仰當作生活指標、究竟證果爲生命依皈的西藏，南瞰雪山，翹楚於天崖，北走崑崙，作人間之仙境；更有那藏江水，西來東去，爲千古寒地，萌發一片春趣。

山屏水繞於斯，天覆地載如是，神祕西藏，遂秉洞淵磅礴之氣，演義爲華夏別支，擎天一柱於疆土的極西南。

百萬人心中的和平——這是每個藏胞的心聲。西藏，自從仰賜贊普肩輿北來，兩千多年來，百萬人心中的和平，在遍地蹇偃、困阨中，終致堆擁成易世不移的千載信仰。此念得憑，過去的，或是現世與未來，烽火即便掠奪，自由再度臨淵，只要是西藏的：喜馬拉雅山，永遠聳立，雅魯藏布江，依舊膏腴藏南，而布達拉宮，亦將如蓮花座中的蓮臺，世世朗現藏胞心中的亙古信念。



神祕西藏 2 歷史・宗教

滄桑青史話西藏

- 遼古三苗種族地 11
- 藏族血源支系廣 13
- 漢藏和親文化傳 15
- 政教合一自古殊 19
- 大寶法王攝政教 22
- 箱制衛藏置大臣 25
- 屏障盡撤門戶開 28
- 反共抗暴西藏魂 30

9

西藏文化藝術誌

- 湯湯創制西藏劇 47
- 歌舞海源西藏地 51
- 表音文字歷史悠 53
- 絢麗豔濃壁畫色 65

47

西藏宗教面面觀

85

佛國西藏話源流 85

·佛教的隆盛與破滅 97

降神大典顯威靈 112

膜拜環瞻西藏廟 1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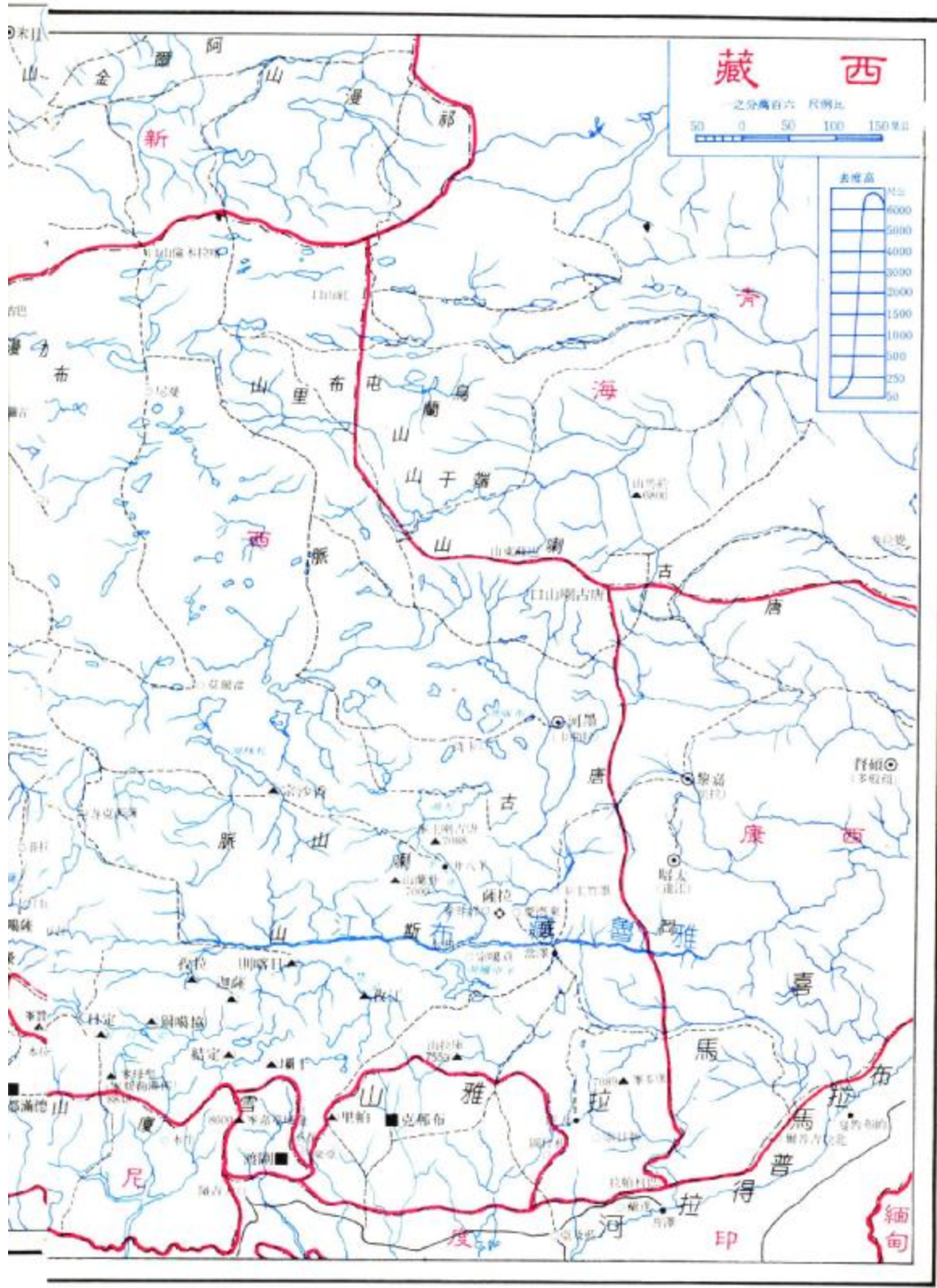
遊塔爾·細說拉卜楞 183

西藏大事記

233

參考書目

244



- 鎮堡村莊
- 重要市鎮
- ▲ 山峯
- 縣治要邑
- 蒙藏要邑
- 蒙藏首邑
- ◆ 首都

神祕西藏

1 山川·風物
2 歷史·宗教

主編／劉慧葵

執行主編／

封德秋

編輯／周珊珊

孫淑靜

美術編輯／

江美芳

美工／陳石媽

游麗芬

出版者：新世紀出版社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112號

總經銷：聯明圖書社

地址：永和市保平路185號

電話：9254986 · 9275686

滄桑 青史 話西藏

粵坤維之奧域，實井絡之南阡，風來閭闔，日躍虞淵，斗杓東僊，月窟西聯，三危地廣，五竺名沿，吐蕃別種，突厥流延，烏斯舊號，拉薩今傳。

清·和寧「西藏賦」摘句

世界屋脊——西藏，素有「神秘王國」之稱。因其位於廣袤高原上，峻嶺聳峙，水深流急，故自古交通險阻，與世隔絕。長久以來，在外人心目中，這片清幽絕俗，地曠人稀的世外桃源，總籠罩於神奇靈異的氛圍裏，而它曾被賦予的種種形象、稱謂，如古印度喻之為「靈魂之國」；佛經上稱之為「神有國」、「佛在國」及「佛法保有刹土」；西藏文學典籍，則自號為「雪邦」、「雪山羣邦」……等，更是紛華幽麗，引人遐思。西藏是否真的如此神異超俗？欲掀開此神秘的隱謎，則惟有讓我們細心地來把讀西藏歷史，溯回往古，貼近他們民族文化的根源。

「西藏」一詞，清代以前史籍，概未見之，至聖祖康熙時，始出現於「平定西藏碑」，與果親王之「西藏記」。然當時亦不過偶爾稱之，如平定西藏碑中，凡三稱圖伯特，僅二稱西藏；西藏記則曰：「西藏一隅，……明曰烏斯藏，今日圖伯特或唐古忒」；直至世宗雍正時，派駐圖伯特之大員正名曰「駐藏大臣」，西藏之稱，由是固定。其後大清一統志有西藏篇；魏源撰聖武記有撫綏西藏記等，史載始不絕矣！

所謂「藏」者，乃指西藏境內之最大河流——雅魯藏布江。「藏布」，在藏語含有清靜之意。此河流域，向來是西藏政治、文化、商業、宗教之中心地，重要城市如拉薩、日喀則、江孜等皆散處此區，故地以河為名；至於「西」者，則是清人用以言其位國境之西也。西藏，在今日的行政區域上，被劃分為前、後二藏及阿里三部分，前者其實均位屬藏布流域，但因前藏又適居此區域之中，故亦稱為「衛」。衛，藏語為中央之意。

至於西藏之境域，大清一統志載云：「衛：在四川打箭爐西北三千餘里，即烏斯藏也。蓋當地字「烏」加「斯」字，切音作衛，居諸藏之中，亦名中藏。東自木魯烏蘇岸西海部落界，西至噶木巴拉嶺藏界，一千五百三十三里；南至鄂木拉剛沖嶺，北至牙爾佳藏布河，二千二百餘里。

藏：在衛西南五百餘里，東自噶木巴拉嶺衛界，西至麻爾岳木嶺阿里界，一千八百八十二里；南自帕里宗城之舉木拉嶺，北至者巴部落之北打魯克南木撒池，一千三百餘里。

喀木：在衛東南八百三十二里，近雲南麗江府之地，東自雅砻江西岸，西至魯卜公拉嶺衛界，一千四百里。南自噶克拉岡里山，北至木魯烏蘇南岸，一千七百里。東南自雲南塔城關，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，一千八百五

十里，東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，西南至色勒麻崗里山，一千五百里。

阿里：東自藏界麻爾岳木嶺，西至巴第和木布嶺，二千一百餘里；南自匝木薩喇嶺，北至烏拉嶺，一千三百餘里，此西藏之西邊部也。」

綜上可知，西藏原是一地理上的名詞，乃專指中國西南邊疆上那片世界第一高原而言。清初所言之西藏，即地理上所稱廣義之西藏，涵括了今行政區域上的西藏地方，青海、西康兩省，以及甘肅西南、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等地區。直到後來經過了各種變易吏制，如清聖祖時平定準噶爾之亂，命青海脫離西藏範疇，成立一新的行政區域；德宗光緒年間，趙爾豐出關極力經營康地，施行改土歸流政策；及民國二十八年，西康復成立行省。至此，西藏地方乃只限於今之前，後藏和阿里三部分，在達賴、班禪名下，獨立自治。

遼古三苗種族地

「遼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」天生萬物，有物有則，但由於史載的闕如，歷史的上端，遂往往被附麗上一些幽妙靈異的神話傳說。西藏的老祖先們，也同樣地依循著心中的信仰，為自身在宇宙天地間，尋覓了一安身立命的位置，使其民族後裔在人類史上，得以沿此，命脈相繫，亙古不絕。關於這則至今仍被藏人所流傳、深信的民族起源神話，在西藏紀年史中，是這樣載道：

釋迦牟尼圓寂後，觀世音菩薩化身為一猿猴，降臨西藏地方，修道於一黑山中。山中有一女魔，亦化身為一猿猴，至菩薩處作種種求愛的表示。菩薩無動於衷。女魔竟稱：「汝若不允與我結為夫婦，我將與別一男魔結婚，生無數之幼魔，西藏行將變為魔鬼世界，食盡一切動植物！」菩薩聞言，菩提心發動，遂允女魔所求；後產子女六人。菩薩以神殺飼其子女，體毛漸脫，尾漸消失；此六子女中，兼父性遺傳者，性情溫和，言詞伶俐，修道為善。得母遺傳者，性情惡劣，舉止野蠻。

西藏人，就這樣在人類的舞臺，踏出了第一步。只是對那混沌而又荒茫的歲月，我們並無從深究，故乃存之不論。至於銜接在這傳說之後的西藏史蹟，徵諸史乘，便紛紜多貌了。

衛藏攬要，開宗明義第一卷，載云：「考藏族與我漢族，本出一系，皆為軒轅黃帝之子孫。證諸史乘，信而有徵。蓋西藏即太古之三危，漢之西羌，魏之禿髮，唐之吐蕃，元之西蕃，明之烏斯藏……」西北雜誌西藏民族考亦稱：「西藏本名唐古忒，亦名圖伯特，明稱之曰烏斯藏，蓋古之三苗種也。舜徙三苗於三危，三危者喀木危（衛）藏也。自周平王東遷以後，羌通諸夏，雜處於伊、洛、隴山之間。秦始皇有天下，大興土木，遂築萬里長城。至漢宣帝居塞上拒之，曰西羌……」後漢西羌傳復云：「西羌之本，出自三苗，羌姜姓之別也。其國近南岳，及舜流四凶，徙之三危。」凡此，可知三苗的後裔——西羌，是姜姓的另一支，因遭舜之逐放，遂從今湖南衡山附近遷移到甘肅一帶，後來人口日增，乃漸向四面發展。其中有一支沿著祁連山南麓向東前進，到達今青海省的中部和東部，而發展成為西羌之主幹。

在此值得提者，是有關「舜竄三苗於三危」之三危的說法。三危，自來考證即莫衷一是，或以三危為西裔之山，而不言其所在；或謂三危位今甘肅敦煌縣；或稱在今雲南境內……；而清聖祖康熙五十九年（西元一七二〇年）之上諭則稱：「禹貢導黑水至三危，舊註以三危為山名，而不知其所在。朕今始考其實，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，

打箭鑪西南達賴所屬爲危地（按即衛中藏也），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（按即康前藏也），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，合三地爲三危耳。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，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。」俞浩西域考古錄卷十六，亦云：「三危者，猶中國三省，今唐古特（即今西藏）部落，其地分康衛藏三部，合三地爲三危也，黑水由其地入海，故曰入於南海也。戴氏亦以今之三危山，其名起於後代，不可爲據云。」即是觀之，西藏爲古三危之地，誠無疑議。

關於西羌的史蹟，後漢書西羌傳續載：「羌無弋爰劍者，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。……後得亡歸，而秦人追之急，藏於岩穴中得免。羌人云：爰劍初藏穴中，秦人焚之，得以不死。……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，怪其神，共畏事之，……至爰劍曾孫忍時，秦獻公初立，欲復穆公之迹，兵臨渭首，滅狄獯戎。忍季父印畏秦之威，將其種人部落而南……。」顯然位居青海的西羌，原無政治組織，至春秋末葉，無弋爰劍亡歸以後，諸羌擁其爲首領，這才有領導中心。到無弋忍時，因畏懼秦獻公的威逼，遂率其種人部落南行。又據後漢書西羌傳：「……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，與衆羌絕遠，不復交通。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，任隨所之，爲越焉羌；廣漢羌；武都羌。忍及弟舜獨留湟中，並多娶婦，忍生九子爲九種，舜生十七子爲十七種。」得知西羌的興起自此開始。

由是端看中國歷史，羌與漢族之關係似頗深遠，或可質言之，藏族與我漢族實可謂屬同源而異流之支族。西藏民族源流考稱：「藏族出西羌，而西藏與西羌不過一音之轉耳。且西藏之語言與漢族相同者，不一而足。茲略舉一二以見重，概如之爲俺，之爲肩毛，係胡同二字之切音是也。此外聖武記即謂土蕃、土伯特皆土后之轉；招即華語廟字之轉；楚即華語川字之轉，皆是也。」此外，復查諸今居青康藏之民族，如唐古特、喀木等，其語言亦多與漢同屬漢藏語系。故此，或謂西藏地方部族，與我中華民族之地理關係、歷史因緣，淵遠流長，誠無妄言！無怪乎，晚近東西地理學者，多有太古之中國人種發源於西藏高原，而中國人均可稱爲西藏族之說法，此種學說雖仍存諸多疑難，但考之史載，實可謂其來有自矣！

藏族血緣支系廣

前已提及，西藏之名見於官府文書，始自清代。至於藏族名稱，則入民國以後始見之；蓋因當時方盛倡五族共和之說也。所謂「藏族」，不僅指西藏地方的同胞，凡血統淵源、生活習俗、宗教文化與藏人相似者，均可統稱之，故「藏族」之支系繁多，因居地部落之不同，而有各個名稱，茲簡述之：

博巴——一作白巴，「巴」義為「人」。博巴原屬藏人自稱之名，但自清朝臣屬西藏以來，使用以為藏南雅魯藏布江流域，從事農耕生計區域居民之「區域性」專名。此外，並有「藏巴」和「衛巴」二稱謂；前者係由於「藏布」江而得名；後者則由於以往「康、藏、衛」之地稱，前藏為衛，故因地以名其人。其實，現今所稱的百巴，即為雅魯藏布江流域農耕地區之人民的稱謂，固已併前後藏，亦即衛、藏兩個舊稱的範疇而言。博巴的人口數，不及百萬；除農耕外，兼事畜牧。

洛巴——這是指遊牧（牧羊）於西藏北部高原地帶，號稱光墀地區之人的稱謂。那裏人煙稀少，頗多人迹罕到之處。由於遊牧的居處不定，因之他們的人口數無從臆計，通常是將他們併屬於博巴之內，說是總計為一百萬人，亦即西藏地方全人口數的估計；實際上的數字，當有過之。他們的生計，是純遊牧式的生活。

康巴——「康」原屬地稱，係由「喀木」所音轉，喀木義為「邊境」。康巴者，即康人，亦即今西康省境屬於藏族系之族支的稱謂；人以地稱，猶之我們稱山東人、山西人或河南人、河北人類同，並不含有任何歧視或藐視的意思。現西康省版圖，除由四川省撥隸的舊寧遠府及雅安府兩屬外，餘皆為原喀木亦即康巴耕牧之區。就史證地，此一地區，實即古籍所記「西南夷」之「邛、笮」「犛牛」「白狼」諸部故地。其流風舊俗，還可備供我們的搜求，因之，本族支滴有古西南夷及氏羌的遺胤，允無疑義。本族支從事遊牧者，俗稱「牛廠娃」或「絨擦」；事農耕者俗稱「莊房娃」或「帳房」。此外，在過去，嘗以「西番」為本族支的泛稱；其在青海省境的東南，雲南省境的迤北，前者仍以番稱，後者則為古宗，皆屬本族支的同支。現在西康的康巴人口數，大約為五十多萬，他們的生計，是耕牧兼營；當然，如上所稱的牛廠娃，是畜牧為主；莊房娃，則以農耕為主。

唐古特——作唐古忒，原屬蒙古人由「吐蕃」舊稱之音轉，而對「藏」人之統稱；現在則成為居住於青海東、南部及甘肅南部迤西臨潭、岷縣、卓尼等縣一帶，屬於藏族系族支之專有稱謂。又如「唐兀」、「唐兀惕」見之於元史的，溯其所由，亦屬蒙古人對於此一地區之系出——党項之「夏」人的稱謂。唐古特所聚居的地區，別稱為「

安多」或「安木多」或「安姆多」藏區，人口數約爲六十萬左右，絕大部分是畜牧或遊牧生計，狩獵只是畜牧外的副業。青海，在以往是所謂「諸羌居地」，至清代是所謂「藏番雜居」或「蒙番並處」；因之，唐古特所包涵的族支，大都系出於羌以至古西南夷，是有所本的。惟其如此，他們族支稱謂的繁複，也就難以釐訂，有的是以其地稱掩其族稱，有的是以其專稱亂其統稱；其實，這些「族」之爲稱，只不過是一個氏族或一個部族的許多分支而已。

果洛——一作俄洛、廓洛克、果羅克、郭羅克、鄂洛克，亦作果洛巴。他們是以遊牧兼狩獵爲生計的；遊牧之區，由青海東南部，安多藏區東界，延及西康北部邊區。他們的人口數，約在三十萬以上；但因遊牧無定所，此一人口數字，只是約略的估計。他們的一般習俗，較之安多藏區似更原始；在青海藏族系各族支之間，他們是被稱做最強悍的一支，與其鄰近的各族支，皆畏懼之。

羌人——俗稱阿壩人。此一被目爲或即古西羌遺裔的一支，似與居於甘肅境內「安多藏區」的唐古特屬於同一族支。他們現居地爲四川西北邊境的松潘、黑水、汶川、茂、理等縣，人口數約二萬，以農耕爲主要生計，並兼事狩獵與畜牧。他們信仰泛靈，並不崇信喇嘛教。此外，他們在藏族系各族支中，文化進度也是較爲遲滯的一支。再則，他們所操的語言，也有異於同族支所操者，而較近同語系的另一語羣——羅麼語羣的語言。

嘉戎——俗稱甲龍，或即隋、唐以前已有的嘉良夷遺支。現居地爲四川極西地帶的靖化、懋功，亦即大小金川流域一帶。此一區域，在清高宗乾隆十二至十四年間（西元一七四七——四九），曾因「金川事變」被大舉清剿，因之人口數銳減；現在的人口數，大約不過三千人。他們的生計，多耕、牧並事，通常所盛稱的「嘉戎舞」，即屬本族支的土風舞。

古宗——一作估宗，舊作「狃狃」，實即通稱「西番」之「康巴」的同支。古宗者，據說是明際，麼些族征服他們，所加予的稱謂，但其間又有所謂「麼些古宗」與「臬古宗」的分別。他們之間，雖同屬一支，但彼此的習俗卻互異。古宗族的人口數，大約爲三萬人，散居於雲南中甸、德欽以及雲南西康接壤地帶；他們的生計是耕、牧並事。

藏族的人口向無確切統計，民國四十八年三月三十日，中央日報謂總數約四百萬人；而蒙藏委員會出版刊物曾估列爲二百五十萬人左右。綜合言之，藏族全部人口，或應在二百五十萬至四百萬人之間。

漢藏和親文化傳

漢藏兩族正式發生關係，始於唐代。關於當時名爲吐蕃的西藏，新唐書吐蕃列傳有云：「吐蕃本西羌屬，蓋百有五十種，……有發羌、唐旄等，絕遠未嘗往來。……居析支河西，祖曰勃提勃悉野，……蕃、發聲近，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。」續通志卷六三七亦載：「吐蕃本西羌屬種落，莫知所出，唐以前未嘗通中國，居析支水西。」綜上所述，吐蕃實由遠徙至今西藏本部之西羌發展而成者。

西藏在唐以前爲遊牧部落之區域，據格桑悅希所編「西藏史講義」載，西藏第一代開國君王爲仰賜贊普（其俗謂強雄曰贊，丈夫曰普，故號君長爲贊普），約當漢文帝十三年（西元前一六七年），「印度阿育之後裔名瑪甲巴與結丁者，二人爲孿生子，因政見不睦，瑪甲巴之太子，被放逐至藏地。或謂太子手腳趾間有蹠，眼皮由下向上翻遮，如鳥雀然。其父認爲非人形，不祥，故逐之西藏。由真塘之貢比拉山下降，爲郊原牧人所見，詢從何處來，太子以手指天，意爲自此山上來。牧人乃以爲神自天降，遂肩回部中，擁之爲王，稱之爲仰賜贊普（意爲肩輿上之霸者）。」

至於吐蕃之建國者，即仰賜贊普之三十二代孫松贊岡布（西藏歷史至此轉入信史時代），唐書稱之爲「棄宗弄讚」，約於陳宣帝大建元年至唐高宗永徽元年時（西元五六九年至六五〇年）當國；年十二登基，爲人慷慨，具雄才大略。即位後，積極於開疆拓土，南降藍摩（在今印度西北亞薩姆格爾之北五十里），尼婆羅（即尼泊爾），西侵西域諸國，爲吐蕃富強之創始者。

話說唐與吐蕃正式往來之始，乃在唐太宗貞觀八年（西元六三四年），時棄宗弄讚傾慕中華文化，又聞悉突厥、吐谷渾皆尚唐室公主，獨吐蕃不與其事，於是遣首相祿東贊爲特使，隨行人馮德遐入朝，多齎金帛，奉表求婚；太宗初以吐蕃屢次寇邊，未允其請，弄讚疑爲吐谷渾所阻，遂怒而發兵擊吐谷渾，攻党項（今青海貴德縣一帶），並破白蘭羌（今四川理番縣及松岡、黨瑞土司境），陳兵二十萬於松州（今四川松潘縣）西境，再遣使貢金帛來迎公主，並對左右道：「公主不至，我且深入。」尋又進攻松州，屬羌皆叛應之，邊境爲之大擾。此事，吐蕃王朝世系明鑑亦有載：「致送朱砂寶石之鎧甲以求婚」，又「贊普致書唐主曰：若不許嫁公主，當親提五萬兵，奪爾唐國，殺爾，奪取公主！」

唐太宗見邊人叛擾，乃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，與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等率步騎兵五萬拒之。牛

進達自松州夜襲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弄讚大懼，引兵而退，復遣使謝罪，請求允婚；唐以吐蕃勢盛，恐武力難以綏服，不如以和親政策羈縻之，遂許婚焉。貞觀十四年（西元六四〇年），棄宗弄讚再遣其大論（即首相）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及其他珍寶來聘公主，唐終許以文成公主下嫁。

文成公主奉詔下嫁吐蕃後，當即提出三事，以爲下嫁之條件：

一須鑄一釋迦牟尼像，入藏供奉。藏本無佛殿，藏民亦不供奉，願爲彼等供之。

二藏王娶我，此後必須倡導文化，廣傳佛教。

三藏無文字，不能普惠文教，此後必須造文字，使民皆得潤澤之。

公主所提三項要求，太宗與藏王皆許之。貞觀十五年（西元六四一年），太宗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至河源，弄讚親自率兵至柏海相迎，見道宗執子婿禮甚恭，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，俯仰有愧沮之色。時太宗興倡經學，四方學者雲集京師，吐蕃乃送子弟，請入國學。文成公主下嫁後，中土文化隨之輸入吐蕃，除中國儒學典籍佛像法政藝術外，以曆數貢獻尤大，吐蕃至此始知建築城郭宮室，改變服飾，提倡佛教，創立法規，政府雛形始漸具備。吐蕃之有文化，實可謂自文成公主下嫁開始。唐高宗永隆元年（西元六八〇年）文成公主逝世，公主自貞觀年間入藏，於吐蕃共居四十年之久。在此期間吐蕃與唐朝沒有發生戰端，對於敦睦兩國邦交，減少唐朝邊患貢獻甚大。

至唐中宗景龍二年（西元七〇八年），吐蕃王棄隸縮管復派人向唐朝請婚，結果未蒙允許。次年，更遣使者獻貢，唐朝爲了安定西陲，乃將雍王守禮之女金城公主下嫁吐蕃。中宗除賜各類錦綉數萬，以及雜伎工匠隨從前往外，並贈送龜茲樂器，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公主前往吐蕃；吐蕃贊普亦派其大臣尚贊咄名悉臘迎接公主。公主至吐蕃後，因生活習慣不同，乃另築一城寨居住。睿宗時吐蕃遣使貢獻厚禮，並請以河西九曲之地（今甘肅臨夏縣至青海貴德縣一帶）劃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，睿宗許之。吐蕃既得九曲之地，與唐接壤，力量亦更向東進展，故從此時爲邊患，與唐衝突糾紛益加頻仍。

金城公主下嫁吐蕃，原已委屈求全，居處蕃邦異地，卻又偏值吐蕃、唐朝相互交惡，心情之淒苦哀怨，自不在話下，清馬若虛者，讀史感憤，填詞記恨，「翠袖風迴霓裳霞，綺閣遍樓東，招提萬里楚重瞳，帳中珠淚紅。金城遠嫁千年恨，留光影幽怨，處分並從來，情字最堪憐，翩翩枝頭一朵鮮。」當可代抒公主愁懷於一二。

安史亂起，唐帝國西北空虛，更予吐蕃一寇侵的良機。吐蕃於數年間，將唐河西、隴右兩節度使所轄之數十州